

三十一

程

歐虞部文集卷之二十

嶺南歐大任楨伯著

雜著

修仙說

先天一氣金丹之母也修鍊胎息氣歸元海八脈
皆住氣會于丹田攢簇五行和合四象謂之太一
含真炁謂之先天一氣吾人日用之間六慾七情
感之于中氣之飄發震蕩豈能保元和非所以採
取先天一氣也余聞修仙只在保精則寸田尺宅

皆可治生若六慾不絕七情不節則靈根不固元氣日薄元精不產太乙含真之氣何以聚而爲藥物世間一種人情識不去嗜慾不絕不知身中鼎爐陰陽鉛汞屏去衆緣確立定志凝神靜養于真息求火候以成工夫却終日營營專求外丹惑于方士之說沒身迷誤而不知返余深爲天下談仙者惜之矣嘉靖甲子臘八日燕京客舍與客談赤肚子事因以修仙答客云

詩問

諸生曰詩人之作古今每不相及何也歐子曰今之于古體以代殊固不能及也諸生曰何仲默云漢無騷唐無賦宋無詩徐昌穀云安世房中溫純厚雅孝武樂府壯麗崛奇可爲雅頌之詞鼓吹奏乎軍中童謠發于閭巷亦十五國風之次也東京以來歌詩之聲微矣李獻吉云真詩每在民間匹夫匹婦途呿巷謳勞呻懽唱者也三子之論何如歐子曰仲默之論騷賦誠然也魏晉而下無雅頌之作矣風猶有存者體裁或殊民間童謠孺歌是

所謂風也昌穀獻吉知言哉諸生曰唐人以近體
勝今壹祖唐人矣可謂今不及唐人耶歐子曰余
謂今之不祖唐人也祖唐人者仲默獻吉昌穀而
已而三子之樂府古詩唐人能及乎樂府古詩之
必祖西京猶近體之必祖唐也今也舍其祖而祖
他人之祖尚何古人之可及耶諸生曰士亦可學
詩乎歐子曰成也者樂之成也均也者審聲之高
下使和平也鹿鳴四牡皇華魚麗嘉魚南山之爲
黃鐘清宮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芣薺之爲無
射清商此詩之叶于律呂者也樂必本于詩卽正
宮越調尚可以求聲歌之髣髴况唐人近體乎况
樂府古詩乎諸生曰問詩知樂然不爲魏文侯聽
而欲臥者幾希矣

酒問

或曰酒有何過而禁之也曰先王賓祭孝養洗腆
未嘗廢酒酒誠何過而禁之也妹土崇飲酣縱淫
泆于是酒誥作焉都人士與四方至者太平偕樂
羣飲有之邇毋亦司民涵于酒乎或曰禁旣嚴宜

國風詩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
皆醒矣然逢人于市拱手閉目噤口垂頤似莊非
莊似癡非癡天地莫辨南北莫知如醉如夢如昏
如迷扶路同向羣然一詞此亦酒之過與曰雖非
酒之過然餽糟啜醢固酒之流禍也恐獨醒者掩
鼻茫然而走矣嗟乎嗟乎孰可誥禁之乎

秦風辨

邠岐豐鎬之間皆秦也文王二南之化見于兔置
羔羊而風于江漢汝墳者遠矣今自車鄰駟鐵小
戎無衣之詩觀之皆負戈馳馬之人發乎性情播

爲音節彷彿于急笛清笳鞀鼓交作之時足以勵
介胃之氣而動旌旗之色其慷慨激烈之義十五
國風惟秦而已信乎周之舊也其詩如黃鳥渭陽
終南蒹葭皆有据不俟言矣惟晨風刺康公忘穆
公之業弃其賢臣朱子以爲婦人以夫不在而言
權輿刺康公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
朱子一不信小序而以爲不可考也秦人專精果
毅敏于有爲而不媮其風義所激雖或怒猛實皆
出于性情而不失先王禮義之教被之絃歌用于

蒐苗獮狩嚴戒軍旅之前足以盛氣而發容則其
慨慷激烈不可以要歸于雅耶卽晨風權輿之所
刺亦風刺譎諫之正非他國之詩可及而必以爲
婦人思君子吾不知其何說矣嗚呼讀詩者不達
于先王之教與周之所遺其何足以知秦風哉

鷓鴣辨

詩自秦火後漢求遺經學士大夫采里巷所諷習
者以補亡其錯簡雜出蓋難言矣鷓鴣一篇金滕
詳焉蓋周公之心可以示天下萬世者也余嘗病

毛鄭諸家誤解金滕之居東混于始末或謂周公
攝政管蔡誅後爲詩以貽王或謂旣爲冢宰中避
而出作詩貽王後乃攝政而誅管蔡或謂旣誅管
蔡恐成王疑已作鷓鴣以喻成王殊不知成王之
幼未能踐祚周公負扆而朝諸侯實以冢宰而攝
行天子事也管蔡外挾武庚倡爲流言公于是退
而居東居東者非東征管蔡也蓋人臣當居攝之
時值羣疑之際且謗起于骨肉之間計必返居于
魯去位旣久三年而罪人斯得公乃作詩以貽王

猶未敢明言武庚管蔡之罪而獨托于鴟鴞以感
悟焉大抵自喻保定國家之艱難反遭流言如鳥
巢爲鴟鴞所破旣取其子又毀其室羽之譙譙尾
之脩脩爲風所漂搖可悲孰甚故曰予唯音曉曉
此其忠憤鬱結之所發也書言王亦未敢誚公是
其疑猶有不盡釋者及風雷之變王啓金縢得公
所自爲功冊祕願代之說釋然悔悟出郊迎之復
冢宰之位逮武庚挾三監已叛反狀已著于是始
東征誅之以定殷人之亂大誥多士多方所由作

也如伐柯九罭狼跋諸篇則東人頌其賢而惜其
遭公歸自東征賦東山以勞征士而從軍者答以
破斧焉始末之可考如此余因毛鄭諸家之誤恐
終未明周公之心也注經君子其或有所取也夫

河圖洛書辨

圖書莫非理也而後世索之于數圖書之理莫非
天也而後世鑿之于人聖人默契乎天會通乎理
取則也大立教也正本理之出于自然者足以周
天下之物成天下之務世儒推象數以原經而經

晦衍意見以傳經而經疑圖書于是誣怪而支離
矣余嘗觀邵子于易既出橫圖于其前也又作圓
圖左右分析以象天氣又作方圖交加八宮以象
地類規橫而爲圓填圓而爲方天地山澤風雷水
火八卦對待之體乃別而圖之爲先天由是行乎
四時序于五方則流行之用乃別而圖之爲後天
上古之易何若是其紛紛孔子傳易未必爲其圖
說也黃氏東發謂天地定位一章必非先天卦位
疑圖學之不可從信乎圖學爲邵子之易非上古

之易也蔡氏作皇極內篇以疇之目合書之九九
衍之而爲八十一八十一衍之而爲七百二十九
極之于六千五百六十一焉自以爲補洪範不傳
之數然玉齋胡氏已謂大禹之作範未必拘拘于
書之位次以定疇之先後矣夫地十之數不可通
于洛書之九五行一疇不可通于八疇之義箕子
陳範又不可陷于緯書之流矧洪範籍蔡氏以推
衍何其敢于誣經哉夫龍馬出河伏羲則其文以
畫八卦神龜負文而列于背有數至九禹因而第

之以成九類此孔安國之言也伏羲繼天而王受
河圖而畫之八卦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九
疇此劉歆之言也河圖呈于伏羲而十以揭其全
體洛書錫于大禹而九以著其大用子明堯夫諸
人未爲無見也其必謂圖以龍馬而制則龍馬所
載爲何圖書以洛龜而成則洛龜所負爲何象至
于劉長民又以圖書互藏其用而托言于陳希夷
以爲皆出于伏羲信如是則易出于圖無圖則八
卦不畫範出于書無書卽九疇不成何異于緯候

謂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出地符聖人必有
神物以授之之說耶附會神恠實起于此也且如
河圖之數析補八卦孰爲一六而下孰爲二七而
上孰爲三八而左孰爲四九而右孰爲五十而中
孰爲乾兌離震孰爲巽坎艮坤其卦也因其上而
上因其下而下因其左右而左右因以四成數常
處其方因以四生數各補于隅聖人之效天也亦
拘矣以洛書之數叅合九疇五行何以居下五事
何以居上五紀何以居前左而皇極何以居中耶

八政何以居左稽疑何以居右三德何以居後左而庶徵福極何各專一位耶一三五七九奇也而五行八政皇極稽疑福極何以屬之奇二四六八十偶也而五事五紀三德庶徵何以屬之偶因其自一至九之文則又奚必縱橫白黑錯綜位置神聖第而成之祕而傳之耶余謂鴻濛之初天地萬物之情陰陽鬼神之狀寓于法象易已行乎其中矣伏羲神而明之以定畫故曰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于是始作八卦平成之後立極綏民之法事天治人之本布于文命疇已具乎其中矣大禹會而通之以作範故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又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蓋聖德格天河洛效靈圖書之數未必不可通于經第不必如世儒托異徵祕分配推衍以鑿之耳程子有云孔子感麟而作春秋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無圖書八卦亦須作朱子有云伏羲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安知河圖非其中一事二氏之論稍爲得之

隆慶丁卯于邗上讀潘啓明圖書測言因爲之辨
云

試江都諸生五問

問師道貴立君子貴躬行科名官爵世所歆艷非
師友之所劇切也夫躬行君子立師道于萬世者
孔子也師道立則善人多立亦難矣以禮爲教學
者有立必在臯比勇撤之後年才十五巋然爲師
顧于太平未上之先豈河汾之德果勝于關西耶
高蹈龍門者如兄所期而能尊師道落名甲榜者

集儒大成而所在聚徒豈師道之嚴或不係于科
甲耶夫科目取士名儒碩輔俱由此進也議者乃
欲兼行辟舉然漢舉孝廉有濁泥之誚魏設中正
致奸府之譏此則何所賴與卜隱終南而宦途以
爲捷徑托居衡岳而山人不終白衣此又何所辨
與余也徒資課試而率勵未能自省言行而悔尤
不免覲顏爲師躬行實未之有得矣惓惓藉二三
子以刷斯恥也二三子雖勉就科目之中第豈無
澡德礪行超出于科目之外者乎試以終身所期

者吐肝膈言之教學相長余重有望焉

問尚書爲二帝三王之文孔子所定無可議矣余竊一二有疑焉堯典稱胤子嚳訟舜之戒禹曰無若丹朱傲皆言丹朱之不肖也后夔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則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丹朱一聞舜樂卽和于衷感化何神速耶金縢之篇曰天大雷電以風偃禾拔木邦人大恐蓋周公居東之感天也然成王之時越裳氏重譯來朝則謂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意中國有聖人則又以風雨不烈不淫歸周公矣夫丹朱一也堯爲之父終日與居而不能化舜爲之君簫韶一奏而讓德咸和二聖優劣豈亦有別耶周公一也雷電以風信書則史何以傳信天無風雨信史則書何以爲經一時紀述豈亦有舛耶諸生其爲余訂疑也

問冉有宰我孔門高第弟子也政事言語其所長矣然一則爲季氏聚斂至鳴鼓而攻長于政事者固如是乎他日則許其治賦而告以聞斯行之豈以其謙退有可進而軍旅且曾學也一則有戰栗

之對短喪之問長于言語者固如是乎而晝寢則于予何誅史又謂其與田常作亂豈以其利口辨辭有可取而臨菑大夫或能治也四科之目十哲之祀抑皆取其長而諱其短乎七十二子之中卽無政事言語可及冉宰者乎朝夕宮墻游者應思及此矣欲求定論幸無曰方人不暇焉

問荀子著仲尼王霸諸篇尊王賤霸述仁義而黜權謀似非戰國縱橫之習韓愈氏表列于孟子之後且謂其旨歸與孔異者鮮而欲削其不合者以

附于聖人之籍但其譏六子之蔽而其蔽不下于六子至論將持六術五權三至之議烏在其賤伯而黜權謀也楊子作太玄法言覃思秘奧其道以陰陽爲本比于庖犧仲尼班固氏謂其文誼至深論不詭于聖人凡今貴遠賤近親見其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然方州部家似與易殊而劇秦美新豈明哲旁燭之智又何云不詭于聖人也荀楊之所以大醇小疵者必有折衷佇聞其說問江淮南北亦用武之地也今屯兵募士糧餉不

賁操練以時擊搏有法庶幾可待敵矣議者謂江
淮之兵綿力素怯不如燕趙豈膽氣技習誠有異
耶然考之往牒以中郎將而破斬張嬰以功曹而
會討董卓起兵討司馬師者楊州都督之兵也起
兵討司馬昭者鎮東將軍之兵也北府兵之爲前
鋒戰無不捷廣陵相之渡洛澗斬掠無遺江淮兵
士則曾雄于漢魏晉矣且長驅淝水風鶴皆兵興
復唐家淮南首倡而屯禦之策畱新息以衛光州
畱壽春以衛安豐畱泗州以衛招信畱漣水以衛
山陽又宋人所畫以振中原之勢者也自海上用
兵以來江淮驍健誠未多聞往往資藉鐵頭軍毛
葫蘆及睢陳曹濮保河山西諸兵之力豈賈勇未
有其人訓練未得其方耶請商畧古今著之于篇
以觀帷幄之畧

試太學諸生五問

問天佑下民作之君師天子理君道則宰相贊之
理師道則司成贊之弼天子修政教成化理者誠
在太學已然學則三代共之孟氏之言也禮則有

上庠東序右學東膠瞽宗辟廱之名何不合于孟
氏契爲司徒夔教胄子虞廷之命官也禮則有司
樂樂正師氏保氏司成司業之職何不合于有虞
成也者樂之成也均也者審聲之高下使和平也
樂固太學之所有事也後世何以廢音律而弗講
師之出也受成于學其返也飲至獻馘于學兵固
太學之所與聞也後世何以分文武而弗談頃者
皇上幸學勅諭師生責實考成率作興事爲師生
者固當考求設學之原立教之實以風厲海內也
子諸生其究言之

問說天莫辨乎易然三百八十四爻爻盡是人
事未必專言陰陽消息之理也君子何以謂有聖
人之易有衆人之易豈人事之外無天耶春秋聖
人之刑書然二百四十二年行事未必盡誅亂討
賊也君子又何以謂性命之文豈人事之外無性
命耶夫灑掃應對便可上達天德而學者每事濶
畧過爲高虛至遺落世故果何裨于事實聖賢之
道如日月五星而學者每拈一二字開立門戶以

抗名譁世果何得于真傳此余素有所概于心欲
求確論于子諸生者也其母勦說以答我

問學莫先于義利之辨義利君子小人之判也昔
陸象山與朱晦菴于白鹿洞講君子喻義小人喻
利曰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當時聞
者爲其感泣今也士志不立士習益下所日夜經
營馳騫汨沒洩忍者利而已矣子諸生豈不聞齊
景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夷齊餓死民稱于今
向使夷齊以千駟易其介則亦漸滅同景公也人

之一身參天貳地獨立萬物之表高視千古之上
其不欲不爲之心本自圓成本自靈覺曾以景公
夷齊時一證對秉寧靜澹泊之衷以却紛華盛麗
之悅否乎夫簞食豆羹與萬鐘小大得失殊絕也
惟辨于義利則雖死生之至切而簞食豆羹有不
必受惟不能辨義利則雖宮室妻妾之甚可已而
萬鐘有不必辭故曰學莫先于義利之辨辨此志
也此志一辨則可以審富貴安貧賤一進退同死
生又何區區浮沉榮辱毀譽得喪之足計矣不知

自夜氣平旦之初隱微獨知之際至于日用應感之間果能辨志否乎朝夕相長願以肝膈之言告也

問詩者樂之原也康衢擊壤賡歌述戒大聖名賢匹夫匹婦莫不有作風雅興而音律備焉故東山鷓鴣風也七月則肇雅矣卷阿公劉雅也泂酌則兼風矣此詩之出于周召者也不知蘇李河梁安世房中尚可以追風雅之遺逸否乎鹿鳴四牡皇華魚麗嘉魚南山之爲黃鐘清宮也關雎葛覃卷

耳鵲巢采繁采蘋之爲無射清商也此詩之叶于律呂者也不知正宮越調尚可以求聲歌之彷彿否乎近代道學之詩不曰大極則曰乾坤不曰打乖則曰弄瓦不曰鳶飛魚躍則曰雲影天光其視皇祖有訓文王曰咨咨同乎否乎成均之法以詩學教國子者也其所以學樂其所以安詩願條析一二庶幾起予

問轉輸財賦天下之命脈也秦攻匈奴輓芻粟于黃睡瑯琊諸郡漢都關中引淮汴以通陝渭斯固

河運海運各有利便之可稽矣我朝洪永之際以軍儲饋遼以京儲饋薊海運不廢也及定鼎燕京之後會通河成漕渠稱便然決滎陽決荆隆潰張秋潰金溝墊民耗國豈勝計哉近則河變迭更徐邳淤塞議者請專遣大臣計治支河矣夫黃河全勝一淮受之自西北而直東南途益遠合諸水益多則其衢決未有量也昔人謂治河者徒紛紛于南徙之河而不一講求北方之故道其說有所據乎膠萊鑿河固不必議矣隆慶間用海鵬船自淮口入海運十二萬石達天津往來無虞當是時事切燃省謀深畜艾其忠猷具見夫西河漕而東海運善述祖宗之事博議變通之宜萬年之利也其策的可行乎子諸生經世之畧必念此久矣幸詳著于篇

賻楊判官歸櫬疏

竊聞祁奚舉善羊舌佐中軍之尉君子不以爲黨優孟稱廉叔敖獲寢丘之封君子不以爲私何也弔死卹孤仁慈之惠傷貧憫潔月旦之公蓋不待

瞻丹旒而繁悲覩總帷而痛哭者矣故判光州井
坡楊君家居嶺海世業詩書質畧任真外不加乎
矯飭慷慨當事內不主乎阿狗好學重儒官如布
素愛民惜費澤及閭閻蒞光二年支無半俸鍾庾
之入曾不贍其妻孥冰蘖之操未嘗憂乎饑凍死
焉無劔黔婁正衾而不邪喪欲速貧鯉也有棺而
無槨孀閨奉醮以崩涕萬里孤鳧孤子扶輦而嘔
心終天遺恨某同官此地竊祿大邦比事昔年叔
向有撫孤之泣九言昨會簡子重臨喪之哀已曾
上請州司申蒙兩院均賜資給矣惟是荒年遠道
畏途戒心念此徬徨曷勝悽惻近見鄉衮名公上
庠秀士暨郡中掾屬境內耆民咸切矜憐共相哀
誄又有出資造宅之議舉買田種樹以畱居何異
汝陰之于宋登桐鄉之于朱邑哉今首丘在念返
櫬有期謹具尺疏仰于仁人篤麥舟之誼古今同
風念左驂之情錙銖唯命

試光州諸生五問

問六經皆孔子所刪修贊序炳乎如日中天也顏

曾思孟四子宗承其旨誠無異同矣惟後之注易有象數名理之別錄書有今文古文之分讀詩有大序小序之疑傳春秋有左氏公穀之異謂周禮不必以考工記補冬官謂禮記未必皆漢儒之雜撰果何以爲定論耶顏子早卒未及著書獨言志問仁爲邦喟然數語可見而李純仁徐達左李穰皆編顏子書以傳果有所本乎曾子之言見於孝經論語者多而存諸大小二戴所紀亦可考也漢志有曾子十八篇果曾子自著抑後人僞爲之乎

古有子思子二十三篇今不可見中庸爲二程所表章矣而雜見于檀弓孔叢子者亦皆其遺言否乎孟氏外書四篇似非子輿所著晁氏蓋嘗疑之林慎思乃謂弟子所記七篇不能盡軻之意復爲續孟子二卷亦有所見否乎夫六經四子諸生日所誦法者也下帷研究必有所得願商榷焉
問太史公之書劉向荀悅稱之極其至矣觀其推尊孔子而老莊與申韓同傳大旨可見固不但文章爾雅高古已也而後之人有謂其是非頗謬於

聖人先貨殖而後仁義退處士而進奸雄何其與
劉荀異論耶宋之名公尤鄙其淺近而不學疎畧
而輕信紀唐虞三代之事皆不得聖人之意自爲
古史以示後世夫馬遷本尚書春秋左氏世本而
爲書也何云不得聖人之意古史之序却乃曰古
之帝王其道以無爲爲宗故其推之治天下者有
不可得而知夫旣推之治天下則道之運用可見
矣何謂不可得而知無爲爲宗又何其似老莊之
旨耶諸生於二史必有概乎其中也幸辯其得失
以告我

問諡者聖君賢相礪世之具也其書有周公諡法
有春秋諡法有廣諡有獨斷有劉熙來奧沈約賀
琛王彥威蘇綽扈蒙蘇洵之書皆考古諡法而編
說者漢唐以來議諡得失固不能追於博雅君子
之論矣 明興洪武初惟武臣有諡自姚胡始縉
紳大臣後多有之皆出特賜也邇者文武詎公家
傳行狀潤飭者多且乞請成風下及閹寺又無漢
唐勅下大常博士之公議殊非古意茲欲考周人

奉天之道定百世榮辱之規俾公論出自朝廷
是非明於衮鉞禮失求諸野其著之篇亦執事者
所欲聞也

問禮祀先賢於東序祭鄉先生於社所以揚功烈
樹風聲後世名宦鄉賢祠所繇設也議者謂治化
所關士習所繫祀不可濫舉必當嚴不可以崇爵
而錄不可以布衣而遺不可以愛惡之偏黨而妄
評不可以子孫之盛衰而異論名宦必如渤海之
龔穎川之黃蜀之文翁荆之郭賀鄉賢必如秦之

邵平齊之伏勝南陽之諸葛東海之管寧夫然後
俎豆有光瞻謁起敬否則官師常流里閭庸品繆
廁薦饗之列國之遺黎鄉之後學固已月旦而雌
黃之矣爾弋陽之先牧先正在漢晉唐宋者今頗
考諸史志列上請祀然懼未盡也 國初以來濟
濟在祀得無有輿論弗容而已舉所當亟黜者乎
得無有紀載偶軼而未舉所當續入者乎權衡人
物學校公論也余於此亦以觀諸生異日端冕正
笏之風議矣

問韶濩既舞于翟之用攸行風雅聿興謳謠之采
不廢故樸斲成於丹蘄篠簜資於括羽學之有教
如是也然先王之教不盡于法而盡于心無事詞
說之煩繩督之急也故有不假聲色而消其志意
變其風尚者今爲人師不約其心于理而資諸法
以爲能姝不知獷豕牙者其力憊而效近牯童牛
者其力省而效遠厥有本焉汝南風氣果決人物
躁勁剽輕易發怒地近楚越楚人襪而越人祥馬
班二史紀之矣漢代人物出於汝南者什七河洛
莫及 國朝詩書禮樂衣簪益盛士夫之家藹然
風教然冠不禮賓婚不親迎喪或飯僧葬多用樂
民間率未講行四禮也正人心勵風俗茲非爲師
與爾諸生之責歟欲講求風化之首務勸行四禮
以革敝習舉孝弟力田以爲世風不知職業所先
者果當如是乎否也其颺言之以匡不逮

歐虞部文集卷之二十終

歐虞部文集卷之二十一

嶺南歐大任楨伯著

書

答梁公實論藝書

損辱遠書函寄山館商榷懇至詞旨綢繆夫詩文
六藝之緒言不朽之盛事雕蟲篆刻壯夫不爲僕
嘗笑子雲失言也作者必包括古今研搜典籍凝
精驚八極坐馳役萬景理在方寸而氣凌霄漢言
在目睫而情托山河此思之所以玄作之所以合

也學自五經論語外老氏檀弓孟子左傳國語國策及史漢二書必枕席食飲與俱矣如莊列荀屈淮南韓非山海經穆天子傳焦易叅同契楞嚴圓覺維摩金剛其變化開闔何其窈冥曼衍哉非叅求精奧肆騁心機斲輪之妙運斤之巧其可得乎足下謂漢魏樂府古詩尚不得比嶧山諸銘曷可繼三百篇遺響僕以爲不然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臧如山如嶽嵩如不傾如江如河澹如不盈豈伊不虔恩于天衢豈伊不懷歸于

枌榆如此數語孰謂非小雅十五國風之流派耶大風垓下郊廟房中饒歌十八枚乘十九蘇李贈別諸作則誠非東京諸人所能及 明興以來獻吉實挈日月以麗中天烏生八九子君馬黃公無渡河襄陽浣婦行鴈門太守行白馬篇赤鳳曲差足樹赤幟矣足下毋便謂今人不如古人也省覽二十四詩意象俱合工緻獨造古佛齊肩弟子斂手何論吾黨耶僕猶恨其興寄頗饒風骨尚乏以足下之定力可詣千古九仞及泉願勿中止僕雖

疲羸尚能具畚鍤以從足下也厓山碑且勿出手
返答率直不敢勦說旣蒙許與幸悉教焉壬寅二
月

寄謝茂秦書

鄴臺一見倏已九月關河在望我懷如何夏末胡
伯賢兵憲過鄴曾寄公實集去想掩淚讀之許殿
卿暫還濟南將以是月赴汴不審會相見否也比
聞足下稅駕大名豈置驛請謝賓客有賢主人故
久畱耶大名在燕甸內去京室匪遠曷不一來榆

嶺何親薊門何薄且都下公卿傾望薊子訓久矣
驢車頗能一至此乎畱滯羈孤尤渴把袂公已皓
首僕豈壯顏天地百年誠不知幾晤言也高秋蕭
瑟志士悽感清風明月每思玄度情過之矣情過
之矣審姚匡救赴足下漳河之約匆匆送別輒有
所寄願得報章幸無必使反之而後和也

寄張助甫書

僕識足下名久矣往讀諸篇珠璣琳琅鏘鳴左右
建安而下罕見其儔竊伏五嶺無由覲談聞博極

羣書雄視千古生汝蔡之鄉而有燕趙之氣主張
風雅繼軌李何非足下而誰哉是歲二月僕負笈
至都從惟敬知足下近在廣平也約卿大自意氣
拂我塵纓授之館穀性好游眺時尋督亢之墟軍
都之場徘徊易水上慷慨悲歌無何日飲燕市中
耳約卿七月按廣平諸郡還出足下十詩相示蛟
騰虎嘯叱咤風雲殊無遷謫幽憂之思然賈生何
累埃罪長沙子牟懷忠歸心魏闕誠悲之矣誠悲
之矣廣平不在千里尤股肱郡也安知不旦夕召
入耶足下亦可自慰也見甫足稱難弟詩詞與太
行碣石爭高母亦一室靈氣所鍾乎約卿復出邢
州計與足下相見短篇奉訊聊托神交耳自羞瓦
礫唐突璠璣既幸有以先容諒不按劍相視約卿
還轅能一報五嶺狂生否耶

答張助甫書

約卿西還時烽燧滿野刁斗相聞虜雖不得志而
退所過被創傷甚矣聞足下別約卿于馬上故未
有書也入春約卿方欲遣一騎持僕書視足下而

滄城使者已至奉手書殆千言長歌見答沉激飛
動大似李杜語卽夜過惟敬懸燈讀之西望廣平
相與惆悵罷酒治郡多善狀薦章久上聞乃且未
召獨無念長孺願侍禁闥望之雅意本朝乎足下
本無罵酒歌豆之嫌國家亦未嘗遠示長沙夜郎
之謫出入均勞德意良厚僕雖長安酒徒不問邸
報然知必旦夕召入也嘗愛屈子離騷信無怨誹
愛君之心皦如日月後之遷客怨詞托騷去之萬
里矣足下叱咤萬人傲睨千古然襟懷夷曠被服

芳馨每誦吟篇皆香草美玉之喻而無北風雨雪
之憂方今南倭北虜久未悔禍士宜請纓投筆拂
劍據鞍勒動燕然樹伐銅柱廣平奉職雖勞卽爲
主上乘障豈以爲苦乎倘尚以畿輔郡大夫爲弃
外獨不思管幼安崔亭伯哉僕固知足下之心也
嘉招便欲一赴俟春暖乃戒車騎昔犬子易名誠
切慕蘭史公執鞭亦且思晏異代同志猶願見之
矧並生清時匪隔千里何可不一握手乎二室白
雲恐足下未能攜我高臥聊請下樂安之榻共懽

平原之飲何如何如天雄四詩岳色爭峻七言長
城高峙太行之上矣粵人綿力其敢持牧羊之箠
以劇將軍之壘乎近作亦且槭上者庶幾鈴閣之
暇或備廬兒吟諷耳約卿坐促作報草率不一

答許殿卿書

舊秋都亭別後東望悒悒初冬卽胡騎入薊京師
戒嚴驛書益稀矣徐生從足下往濟南過汴上還
京相晤已知履任佳况入春以來方覓便寄書忽
遠使自大梁至得書甚慰承詩卷之贈展讀拜貺

如見故人又從惟敬約卿得讀入汴諸詩雄深俊
逸益不可及游梁園者自枚馬高李之後豈多見
耶緬惟足下德本儒宗出傳藩國聞周王天下之
賢王也欽賢重士敬愛忘疲想曳長裾奉飛蓋躡
珠履藉玳筵賦池竹之檀欒歌山桂之偃蹇河間
秉禮東平樂善固賢王之高躅亦足下碩輔之功
也任蓋幸足下之所遭勝于董賈萬萬矣願益勉
旃以永芳譽任久客空囊浮沉燕市頗能擊筑酣
歌耳篋中無可以爲報五瓠山人集一部西苑石

刻一本聊以侑械鄙作二帖并上非所以酬大雅也足下能時賜一札開其矇鄙毋忘長安之盟否耶

訊徐子與書

客歲北來謁舍一晤遂命平輿之酒投汝南之轄表臺把袂促席銜觴分韻賦詩許與意氣誠百年嘉覲也顧僕以羈旅獲陪飛蓋之游謬忝下榻之禮傾心深論大擴矇鄙頗謂僕可與共進此道足當中原一壘僕何幸得此于足下耶握別郊亭山

川動色長途積雪匹馬孤征阻凍黃河僅一游梁園紀以短歌此時南望天中恨不得與足下追高李之權耳抵燕之日春候已半卽聞足下解郡僕謂汝上月評廉惠萬石親聆于輿誦不誣毋論文章政事俱當爲海內第一其器度雍裕裁剴精敏卽今長安刺肥策堅都榮秉要誰踰足下尚不堪爲郡耶世路嶮巖風塵緯繡一至于此可歎可歎僕本烟霞之徒束縛衣冠之列鹿豕成性每發狂觸惟時時燕市中從荆高飲也見所與惟敬書有

國朝詩集 卷之二十一 七
終焉之意天日太湖豈眞爲足下有耶及此閒居
侍奉之暇願蒐羅千古品藻百氏勒一家之言藏
之名山并傳同好最幸最幸公論旣明名還白日
恐非山中著書時矣別來有述并游梁諸草能寄
我燕中乎沈主客奉使過家附承動靜拙作二紙
并往江天浩渺臨楮神馳

寄徐子與書

大江南北久不聞問愧濶奉狀渺渺遠懷每想大
邦方伯臨于十三諸侯之上尊貴莫比名公所萃

甘棠詠焉奚但功在寶源而已海內孰不以開府
秉鉞期公然 廟堂應念久勞將 召補卿貳也

僕雖貪戀明時頭顱如此旦夕思挈羣以去似不
能相待交戟間矣孺子湖濱紫微樓上寧不憐老
廣文耶昨者七夕與惟敬燕市醉歸懷子與敬美
最劇二君會時婆娑胡牀彭蠡爲觴匡廬爲豆僕
懷之且妬之矣詩卽不工二君面孔相對倘憶燕
市兩生能毋和答哉朱子深信往二草并上聊當
疎麻

寄吳明卿書

足下之名滿天下固無俟傾聞于僕然僕聞之而不敢通姓名者自顧江海漁釣之夫豈足稱數于影纓鳴玉之側耶前年北行過匡山入梁園尋足下舊治之地與其人游經白鹿之緇帷問平臺之賓客每讀足下賦頌歌詩數十篇凌厲千古盪摩八極聞徐子與使君言足下求友四方甚于四方之求足下僕俯首自嗟恨斯游之晚也及抵燕京館穀于吳約卿又一年矣知足下在閩日需足下

而足下未卽內召徒有張敏夢惠之誠未慰龍門御李之願想武夷萬峰題詩蒼壁虹蜺夕飛雷霆晝激能楚音而和者何人耶舊臆已同黎惟敬作寄足下詩瑟縮未能投上比審惟敬已將俚語一二致于記室矣魚自不敢終秘第恐唐突璠璣奈何偶憶子與汝上之談大自意氣適曾子澄都尉見過云有閩使敬寓一札以布摠衣願見之勤茲者漢道方隆淮揚必非久滯徵拜在卽握手有期銅魚使返企埃尺素

寄方定之書

任嶺南賤士也于京邸獲瞻風範數聆雅音簪盍未幾喬遷已卽郊寺送別把袂促分愧匏繫于燕市恨欲從之靡由耳想憲節過家旋已踐任觀風暇豫履候休暢幸甚幸甚開府旣當吳楚之勝芝山鄱湖登樓在目公攜賓從高歌對酒亦曾念咸陽布衣畱滯泥途乎足下經學醇深士林嚮慕行誼慷慨海內共聞顧不爲督學使者豈不以輕裘緩帶足當折衝千里之任而三軍謀帥必在敦詩

書說禮樂之人耶是饒陽以公而重且大江以西萑蒲方緝固賴之以釋當宁之憂也舍人旦夕可治裝僕又知行且有召矣治書吏倘報答京師貴人能束詩草寄我否詩云無言不詘于越之篇不可讀則已如尚可被之樵歌牧唱之側足下幸無忘報于羅浮也江鄉菰蒲之人苦于赤日紅塵已久入夏以來痰喘經月羸同長孺瘠類士安揮汗裁書一承動靜而已諸不能備尚圖嗣音

答曾子澄書

昨從長安中一再相見促席銜觴談兵說劍意懽洽也不謂倏爾遂別使者來持一書去而雲中飛騎不可追矣適得宣府書兼山後行兵見懷之作重以嘉幣珍扇感甚此正馬上橫槊之日帳中草檄之時尚能念及靈臺寄宿書生耶諸篇跌宕悲壯足掩王粲從軍岑參入幕之詠折衝大畧于此可見斯齊君所以尊管仲于卑耳晉人所以知郤縠于敦詩也夫港盧豪曹不必陸剗犀象而知其利驪驪馭梟不必路極九折而知其良况足下起

中原布衣授鉞開府平倭夷數十萬于海上則先聲震耀必能坐却匈奴于大漠之北矣遙想沙草連天旌旗拂日早聞塢笛夕聽塞笳睨射雕數騎則戰氣飛揚迫區脫千羣則雄心僨薄今漢道方隆邊庭無事上谷東西皆舊所斥境也自大寧與虜開平失援與和難守獨石孤懸矣不審長峪鎮邊二城之募軍常補充乎浮圖插箭二嶺之防守常保固乎畱京操之士以援紫荊築李信之屯以固兩鎮亦昔臣所論列以連屬京師之右臂也皆

如昔否乎足下幸從大將軍出塞朝夕經畫以建
萬世長策異時策勳銘鼎霍驃騎班定遠豈足爲
足下道哉腐儒之談不可以效鉛刀之一割而佐
韜鈴之末議也聊因足下發其狂斐耳北望清油
無任延佇盛夏惟時食息慎邊事自愛

寄李于鱗書

承聞大雅未挹光儀夢想濟南病阻修謁懷刺莫
遂積悃徒深南北將分轉自憊也昔邴原于陳雷
則師韓子助穎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

涿郡則親盧子幹資賢求益亦良勤矣郭泰人倫
藻鑒也詣叔度則信宿忘歸遇茅容則勸勉就學
而袁奉高周子居荀季和戴良之徒咸所引納一
何弘獎風流許與氣類耶足下行稱表綴言成楷
模冠冕詞林棟梁文囿海內操觚擗管之士孰不
欲樞衣願見也頃聞杜門鮑山論者頗疑門墻太
峻僕以爲風塵之客自不當闕其門卽有素心之
人必能攝衣倒屣矣蓋解體世紛結志區外瓢笠
軒冕真性難移足下詩有云卽令關請謁何用乞

國朝詩集 卷之二十一
江湖衷懷所樂可以觀矣子與書來命賦寄足下
詩率爾二章并檢帙中舊草書成一卷因子與使
者托致几側小巫見大巫神氣不亦索然盡耶然
深冀裁正于宗匠之門罔敢瑟縮自棄第不審終
能作足下衙官否耳方隨牒南行漸落風塵知爲
高士所笑然素有邴生結托之誠足下能無林宗
挹納之度耶竽牘東馳伏俟還報乙丑十月

又

五載數書竟莫解其積思昨于廣陵獲見足下把

臂一語已慰平生計臆日當抵杭州東南人士瞻
望履綦爲日久矣披霧覩天快當何如司馬文章
拾遺詩律 明興以來嗣其業者獻吉一人徐何
邊薛同時兢藻盛矣盛矣今足下天球河圖照燭
東序黃鍾大呂鏘鳴慶霄眞作者之表也前書倦
倦以羽翼二三兄弟爲諭舟中面談每置僕于中
原諸子之間僕綿力人也寒不勝衣豈能左干戈
右鞭弭奉周旋之役耶惟足下登壇建旆時糾宗
盟而已元美兄弟應已相見曾過茗上晤子與否

國朝詩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
二詩奉贈因及子與也陳臬稍暇煩東家居及南
游諸草寄我江陽何如適祗役金陵臨發勒此不
能一

答朱灌甫書

僕昔壬戌冬客輶過汴思一謁階城觀河間之禮
樂受更生之經書然後求關屠于夷門揖賓客于
兔苑不謂及河而病作且爲計吏所催鬱鬱車中
北去至今夢寐時馳大梁也間從許左史遠傳著
作歆艷何已使至忽承緝儀開械獲覽新刻左右

琬琰荒齋生色益飫舊聞矣僕海上漁釣謬從文
學掌故之後行能無取何乃過聽引之于作者之
列耶臥痾廣陵筆硯久廢愧無以答來教奈何審
已箋注諸經春秋猶所快願一觀者望早械寄也
記室雖遙河岳在目裁書敘謝不盡欲言

答黃淳甫書

潤州茅生持足下書至讀扇中見寄詩雄渾清婉
卓不可及但獎借太過謂僕官同鄭虔破氈稍似
詩比拾遺便是雌少陵矣皇甫少玄外集一序足

國朝詩集 卷之二十一
慰玄晏地下哉尊公文章江左赤幟足下繼爲登
壇大將世擁吳鉤寧數王氏青箱乎君今嘯歌吳
市僕也畱滯廣陵一水迢迢若隔千里臨江棲悶
奈何奈何孔嘉已化爲異物夙欽高軌竟不覩其
顏面頃賦一詩輓之幸爲焚于墓前庶見許劌之
情秋空疎豁登樓望江南諸山神爽飛動似不能
鬱鬱久居于此拂衣東行當先詣足下銜觴預可
期也鄙句寄答唯當一笑置之想自不以瓊報望
僕耳

寄王元美書

兩羸北來英英飛躍廣陵一笑天地蒼茫足下上
書忠憤旣白卽令歸守松丘亦足人倫師表矣僕
縻祿于此不得東行一訪有懷如何先司馬行狀
彭孔加碣文尚未寄至高秋海上能賦懷江都客
耶

又

僕自獻歲七日以纂修之役入金陵二月望始還
揚州苦于多病每懷耿耿三月得邸報知足下補

國風詩集 卷之二十一 三
河南兵憲開府大名鉅鹿成安古百戰地今之三
輔也明公作鎮扼井陘之口憑太行之巔橫槩賦
詩磨崖勒頌快哉快哉 聖上撫髀思賢舊臣遺
老一一收召足下可以彈冠出矣計是月當從京
口渡江北過蕪城檐帷中望見有冠側注如高陽
酒徒者足下能一立斯須否乎先此馳謁戲下

又

春來兩夢過祗園不知何祥也僕歸懷已久常記
憶祗園之勝羨公退居之樂異日策杖相尋知不
爲生客神游于此豈怪其然哉海內人士望公之
起如麒麟鳳凰然僕知公之心坎止流行顧所遇
耳世臣之義與庶官之無所關係者自不相同堅
臥者固以石隱爲高不聞佩玉而心如木石立朝
而意在東山謝安石郭令公會貪戀功名否詎便
謂古今人不可及耶在朝在野俱一王長公俱一
麒麟鳳凰也令姪詹錄君奉使過家草草承動靜
信便幸努力相聞

寄王敬美書

金昆玉季一日覲遇于廣陵便成千古嘉會足下
韻度奕奕競爽伯兄東海二美更無雙矣豈論今
日便掩前人龍何取于八鳳何取于三耶近有著
述願傳之同好鳴騶入谷恐不獲久遂山中注書
之懷矣僕爲貧戀戀五斗未有動理似尚能于此
候仙驂也

又

客歲報書後便病一兩月殊自憤憤比聞公轉臬
司霍然起色偶集杜句奉賀湖鴈盡回江魚不至
久乏便寄惟敬臥郊園亦同爲賀足下一章自此
酬答往往集杜應之天吳海鳳不免顛倒祗堪一
捧腹耳子與忽捐賓客風流頓盡海內爽傷况復
吾黨嗟乎嗟乎二三兄弟惟得足下治其後事收
其遺文所不朽故人者應不遺餘力矣惟敬由吳
下浙中舟行計六月度章江相見能道僕懷歸之
情也小臣去畱不足爲輕重然未敢相繼引去久
速豈亦有時耶江右卽大邦計足下或不久滯僕
過豫章日未必獲晤否耳孔陽書郵南返病齒覓

國風詩文集 卷之二十一 寄俞仲蔚書
筆不能多及南浦西山登樓卷幔能報我瓊玖乎

十年前曾于友人處見元美所刻足下詩因家無
藏本末由三復子與于燕京爲僕言足下不容口
又時時出足下詩誦之時盛夏也猶描寫足下此
時狐帽鸛裘之狀相與大笑爲懽從此益思崑山
片玉矣南來冀得把袂貧守青氈遂不能東敬因
元美寄訊足下裁書敘心聊以當覲

寄陸子傳書

任竊伏海隅夙欽名德引領吳門輒欲投袂而起
數擬上記于門下盈盈秋水獨立凝佇玉佩可解
誰爲媒乎比來江都學舍騎馬日候諸貴人歸對
青氈殊非山中麋鹿之性每逢吳人便訊公動靜
聞符臺重望台衡在卽自顧文學掾眇小耳雖有
傾注之忱恐未能相索于形骸之外又未敢托歸
鳥以致詞寄疏麻以結好也茲有所瀆輒敢妄冒
以告胸臆先師泰泉先生葬已有期任從三四千
里外屢書與同門黎惟敬梁思伯諸子議之非得

國朝詩文集 卷之二十一
門下爲之墓碑曷垂不朽蓋公德比珪璋文照星
漢海內大雅卓爾不羣且與吾師心期不淺道誼
篤厚想在所不拒耳伏惟諾其孤幼彰兄弟之請
蚤賜惠焉匪惟有道之碑假寵于中郎而侯芭起
墳藉茲巍巍以光耀南海之濱羅浮之巔矣專使
奉狀兼敘積衷瞻奉未期彌增軫結

與錢叔寶書

任不佞幸結交多海內畸人往往聞錢先生也且
于圖畫具見胸次豈天台鴈宕羅浮武夷彭蠡佳
廬洞庭雲夢盡入膏肓耶不然芥子須彌總大千
世界也非晉唐名筆孰能當之恨未得過吳門與
足下一傾倒耳管生數顧便欲寄候日月因循殊
媿采蘭結佩之誼何日晤對誦招隱之篇詠懷仙
之什以抒積愆乎小力過江南謹承動靜

訊王百穀書

僕昔悲歌燕市時從足下擊筑飲也此時囊無斗
粟杖無百錢顧朝夕游從甚懽自謂此樂可常足
下銜恤南歸祖送盧溝風蕭水寒誰知真如荆高

易水之別耶項沿牒廣陵又時時從三吳諸少問
足下消息知且北上豫勅家人釀黍將遮畱一醉
索其篋中諸篇誦之庶尋燕市之盟友人北來云
百穀纓曼胡佩蒯緌擁吳姬徑趨燕矣驚詫累日
足下其非人哉渡江過真州問郵亭不知廣陵有
歐生耶謂竹西歌吹不如薊北風雲耶然擊筑舊
侶可念也審已入館校讐金馬門下視江淮文學
小吏益遠矣敬托范祠部以此問訊悲歌慷慨今
復何如篇篇願寄我當耳熱時作粵聲謳之萬籟
俱發必能飛蕪城之雪湧曲江之濤以報足下

答王百穀書

廣陵一別計十六年矣書問卽能數數誠莫解其
勞結也南來思把臂入林未便可得臨江樓悶我
懷如何沈山人來承扇頭見訊之作鴈書不寄秣
陵霜媿矣媿矣偶未覓便久稽賦答非其情也足
下嶽立一時橫驅百代文章振西京之氣而不侂
於辭詩歌狎南朝之風而不累於格蓋得於頓悟
者爲多吳下王生殆一時之盛哉僕老矣不能更

加鞭策終成墮落况復可望其進于技乎東塗西抹已覺無益晚學瞿曇欲從足下問半偈能許之否幼于投書人還勒報八行石頭城下知不浮沉也

答王仲房書

聞將過維揚謂瞻對有日九夏三秋倏焉已過歲將陰矣渡江何期慧光上人來持足下一書廻環循省覺神情之孚洽也攝山自明徵君度禪師後幸足下爲之興廢般若堂說經臺想次第落成寫

刻四十二章經又爲不朽盛事勒石之助敬如來教媿非大檀越耳上人心源空淨叅悟明了箭鋒不待觸風旛不待喻自能洞發三乘蓋僧中之白足也法座有此老宿異日香火社中誰謂非香山如滿哉昔遠公種蓮結社淵明攢眉而出弟子嗜酒正是登岸舍筏觀發願文具見不然遠公非我輩人耶即使作用不同似勝楊陸之談心性耳足下坐照之餘最能張皇斯道聊發一二鄙詩并往亦惟教之

寄汪伯玉書

任嶺南章句之士也久承風問誦義有年往在都下獲覽公襄陽諸作嚴而有法每驚詫以爲枚馬遷固之流獨未見閩中撰著也友人陳道襄侍御按部入閩曾蒙問及姓名索觀鄙句則任亦不可謂不受知于公矣茲竊祿江都與新安頗近聞公暫解兵柄閉關著書恨末由一造奈何奈何昨周公瑕以孝廉將軍傳見寄王仲房以般若堂記見示遙想山居休豫造物與游但恐 聖明及席拊髀舊人畱屯十二疏似待趙君片紙驛書郭令公卽日就道黃山白岳未得遂公高棲耳謹此勒狀上候興居未間惟珍攝爲吾道自重

答沈嘉則書

夏間會一書托吳明卿使君致于記室不謂足下五月已自閩中歸鄞矣武夷君得無落莫哉慢亭虹橋之側見太姥與子騫十二輩會念五嶺狂生否並海東行蜃樓蛟館亦足稱奇觀矣時時與蔣陸二生憶足下也君房肩吾至得牋記并蒯緱集

卽篝燈讀之寒夜呼斗酒焚枯魚素不能飲亦爲
足下擊鐵如意引滿大嚼以爲懽僕爲貧縻祿于
此雖文學掾稍異于抱關之吏然日事迎送達官
貴人低眉伏氣不敢出一語足下視僕豈真得已
哉執戟亦疲猶自戀于囊粟漆園縱傲詎可乞于
監河秭堪一笑耳節已屆除椒盤可頌足下婆娑
家園兒童上觴况燭花相照小姬新紅誠大愉快
哉春鴻北來願械書報羈客也董文蔚告卽刻渡
江勒狀速追東望甬中惟有惘然

答沈肩吾書

廣陵別去三月上浣卽聞足下以易魁天下褒然
爲子大夫奉大對選讀中秘書矣私心懽甚謂紬
書東觀得足下始能纘業太史爲金匱石室之藏
非但爲故人光寵而已然經年不得奉尺牘相賀
者諒足下知予心也今兄燕中來辱手書娓娓數
百言念僕守卑祿甚苦恐不足以資賓客業游士
嗟乎僕誠苦文學掾之未易稱職不苦卑祿也昔
藉齋月有俸錢頗足沽酒幸賓客游士南渡江北

渡淮而至者稍不我弃時獲奉先生長者游使不
備官文學掾何由得侍足下之光儀與書中所稱
東海李大夫吳興徐使君瑯琊王先生兄弟哉僕
誠快矣快矣惟是別足下已久自計薄劣不堪爲
太史門下走曷由隨格五射覆之後一握手于承
明著作之廬也雖然又豈敢望如東方朔吾丘壽
王哉姑且與陸生飽苜蓿魯鷄卽未能化鵠卵亦
蹇媿快朝夕乎狂率主臣敬報足下

寄張肖甫書

大任從傳記睹蜀故多才賢司馬相如嚴君平楊
雄王褒譙周之徒文章行業炳在兩漢豈知千百
年有公以繼其盛哉嚮得蒲州所刻華陽國志讀
之益相歆艷公飭兵穎上僕在京師惟敬促僕作
詩相寄僕謂姑且待之詎意逮今尚未得一奉顏
色耶僕守文學掾于江都亦已四年教無善狀竊
祿自慚碌碌隨人未有動理公藩屏西粵已久復
授節天雄卿輔逼矣逼矣惟敬北行謹勒承動靜
伏惟鑒亮

國朝詩文集 卷之二十一
答何元朗書

大任宿聞高雅握手未由邯鄲托曲于李奇張敏
結夢于惠子視二人殆過之矣昨辱手書械賜佳
集迴環吟諷欲罷不能夫荆璆不敢比價乎卞璞
鉛刀寧可逞割乎吳鈞僕實非偶足下何取于不
肖而引之同聲之末耶諗惟早辭金馬高臥青山
揮塵談禪浮觴引客鶯邊艷曲花下新詞迹雖徬
徉心自清淨誠僕之所願得游從者也吳門非遙
積緒如結俱俟他時面賦耳

答劉子威書

大任嶺嶠荒遐鉛槧憔悴然傾注于門下久矣比
來廣陵獲誦佳集體裁格製務引繩墨而構思獨
立故妙解如此波瀾譎詭刻峭嶙峋雖矧精竭慮
實運斤成風也非淵邃之學斧藻之工焉能陵轍
前哲適迫大雅垂不朽之盛事哉昨辱手書以短
歌行見寄挹獎太過非所敢當第精神契合意氣
許與卽雖未得把臂論心恍已翱翔霄際娛嬉霞
表矣東行已決懷刺有期謹以吳鈞行先上投者

瓊玖報之木李得無與詩人之旨戾乎

寄魏季朗書

僕聞足下標挺藝林擅場著代奇氣鬱勃深心獨造典墳而下迄于漢魏作者門戶歷覽無遺故關鍵所以不擴而自通繩墨所以不削而自合非涉獵于萬一者也讀比玉集蓋與子威蘭渚雙鸞共揚清輝矣誦之彌月掩卷以思乃自笑淺之乎知足下者也昔莊生論庖丁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夫技賤事也且以道進况文詞乎夫足下

守博士弟子之業稱困矣乃沈精覃思色夷氣和闇然不自著見淵然而知之者希此其越拘攣之見絕躁兢之心于文詞也豈不沛然哉是豈侈世俗希光艷徒涉著作之庭而獵藻績之囿者耶謬謂此足私足下之緒不識然乎否耳魏子行一首并上左右

歐虞部文集卷之二十一終

歐虞部文集卷之二十二

嶺南歐大任楨伯著

書

答皇甫子循書

公吳中世闕海內詞宗也天下之士多願爲之執
鞭僕竊高下風之誼久矣每東望姑蘇麋鹿之臺
五湖蝦菜之舸輒欲投袂而起懷刺而趨思納謁
于賓從之末顧從吏局大江匪遠而此願竟無由
遂奈何奈何昔季札歷聘上國交叔孫穆子晏平

仲公孫僑蘧伯玉韓宣子之徒而邴原于韓子助
陳仲弓范孟博盧子幹實師資也僕于季子固所
不逮而邴生結托之誠則素積矣何所願之未易
遂耶昨邵生奉華牘至函惠諸刻琬琰爛然寄贈
一篇縞帶之貺也辱長者先施之厚顧何以報紵
衣耶謹屬和作答媿不足酬大雅焚藟荒齋以俟
再教

答顧玄緯寄夏小正補解書

損辱長牘以夏小正補解見示俾之評隲僕得卒

業幸矣何足窺足下之藩籬竊惟是書辭簡理明
月令之胚胎時訓之宗祖也夏數得天商周之巡
狩祭享兵農田臘未嘗不用夏時焉蓋歷象日月
星辰以敬授民時雖二典首事實古太史職也中
星以日爲主七政以歲爲主用人正以定四時盈
虛朧朧伏逆遲留如指掌矣太史公曰孔子正夏
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前輩王子克方正學多不
信此書謂孔子不編于禹貢胤征之間與本草之
托于神農素問之托于黃帝相類其說原于朱子

國虞部集卷之二十一
疑爲出于迂儒之筆大儒臆言矣後人焉得不吠
聲耶僕謂易贊稽諸太卜筮人之藏書與春秋內
史外史所記也歷象爲太史之職則夏后氏以來
故府所緘滕與墳典丘索並列者固在孰謂夏小
正之非孔子所得夏時耶大戴而下注家互有異
同足下蒼叢諸說補其不備大抵該博之學超越
之識覽者如窺河西之篋出淹中之藏而聆稷下
之談矣僕之淺陋奚能商榷萬一卽使海內之士
復有所指摘如足下之于王子衡楊用修是雌黃
無已時也聞近患手足麻木而藍輿出入宴歌不
廢丹鉛研寫著述未忘長孺疲羸馬卿消渴曷怪
其然耶日偕子姓命親賓蔭修簷臨曲沼談劒術
選歌喉游樂百年卽松喬不必羨矣葉山人頗以
僕言爲不謬也僕亦將歸倘東行必訪足下寒暄
故不復敘羅浮隱居尚俟足下賦之

寄張幼于書

廣陵過江至吳閫只隔衣帶水耳昔年猶苦會晤
之難幸郵筒絡繹頗能解其勞結也足下昨秋命

國風卷之二十一
駕自白下見訪握手荒齋便足千古此懷豈可求
之今人哉別又改歲矣僕正月初三日至光州此
邦比年苦潦斗米百錢饑而且饑民已食榆皮柳
葉學舍荒涼盤中連苜蓿俱無妻子稍不能堪僕
喜僻簡笥有千卷殊不覺貧課試之暇掩關吟哦
時不廢嘯歌也部劄爲此邦荒歉免征學官無俸
此則他邦所無之事耳同志稀少舊游在念引睇
姑蘇孤蹤益遠寧復得似廣陵時耶伏念足下淹
貫六籍詞章瑰瑋至于科試文字亦萬人敵也秋

當應舉南畿第一復見陸子淵袁永之輩矣嚮示
近集委僕題辭顧謏劣豈足序大雅哉藝草倘已
刻成寄我卒業幸矣幸矣元美已赴晉否久無西
使尺書莫寄情如之何淳甫刻先集竣工否公瑕
想已赴辟季朗無美方鸞翔鵠奮雅社得無落莫
乎足下計偕當出又未知良晤在何所也方今耆
碩俱起巖穴無堅臥之老子循子威二公會推
轂者乎公卿憐才正當及時薦用耳鋤強誅貪能
吏也聞三吳近日毛摯太過居閒諸公徃徃不安

于田里當事者孤立行一意亦恐非不擾之政客
有擁櫺具揖說暴公子否耶貴郡徐子光州幕也
僕思足下輩不可見今與徐子密矣徐价南返篝
燈奉狀幸念離索努力相聞

又

虎丘別後忽又五年嶺外離居易勝馳想昨春北
上路不由吳自新安寄八行相聞從此乏便修問
罪過罪過今歲四得足下書每一展誦卽如顰對
所能治報者托韓大行一牘頗悉想其使事入楚

到或遲也省足下所寄文起堂集詩若文總數萬
言宏博典麗固詞苑上乘海內作者壹已品定非
僕疲蹇所獨推服條達在阿鼻時受甘露施作四
禪天想其超詣可知矣比得三易讀之再更晦朔
稍見大旨田何以下注釋諸名家誰能折衷至此
易爲卜筮而作理數本自昭合貴乎君子用易耳
嗟夫伊川所得于涪上翁者視足下何如哉承諭
石湖新構殆造物者所闕以俟百世乎斯堂斯樓
卽勿論湖上壯觀治平之森樾楞伽之標勝當讓

國虞立集卷之二十一
之甲秀生色矣存故尸祝此意尤厚文太史彭徵
君諸人必懽喜歆格霓旌桂旆又安知范文穆輩
不陟降雲木煙水間耶所索謹賦上媿冗迫不工
耳劉侍御盛德人也僕昔以屬吏受知于汝水良
厚今相從交戟中數以足下起居揜擊言之意自
不淺惟敬鵬月當入都公補公紹來必經吳下僕
久俟南都薦書必首足下孰謂缺望如此聚首無
期爲之闇然

寄朱用晦書

僕從薦紳士夫聞足下外朗內潤左有右宜才本
通人資尤異稟且務該博之學振風雅之音詎不
可侍講金華叅陪銅雀爾乃迹滯南州名懸北斗
國家麟趾之蕃誰知有鳳德而隱者耶昔子政精
忠竭思畎畝太白豪逸流放江湖然足下則長嘯
烟霞自同梅尉逃名徵聘庶幾徐君矣每覽高篇
極相歆艷恨逐升斗欲覲無期頃思歸養母拂衣
之興似不可遏訪公精舍便已有期把臂入林能
不相拒耶伏枕神往悵惘如何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二十一
答魏秀才書

粵南河北萬里也曩曾出臨洛之道經大伾之山望室壁之間有異氣焉知趙魏多才矣王元美天雄書來每稱魏生又寄示贈魏生十二韻邢臺二趙聞並鼎立僕恨未悉覩其人然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下也王守夫使者自汝南至得足下書并二詩勤懇殊甚夫豐山之鐘應霜而鳴延津之劍奮波而合是孰使之然哉感念遠情僕何足以當之足下連城之璧照乘之珠也卽不但元美得之以爲奇僕亦竊沾沾自喜矣未審何日獲把袂共賦于太行諸峰以發千古之抱聊托歸風以寄思握疏麻而投贈足下其無以粵吟相詫否耶塞鴻北征續有所寄不一

寄許太常書

已巳之臘金陵別後曾一上狀問興居從此光州僻左畱滯青氊竿牘莫繼罪不可言頤納百福著述不倦標準當世楷模後生足副海內傾注矣江淮一望千里而遙良晤幾何奈此韁鎖公風神朗

然必百歲以上人也異日紫氣臨關尚可握不受
五千言耳適汝南有信渡江大任病起手勒一承
動靜拙集一部并上聖資不堪惟俟斤斲

答劉伯玄書

陂下行聊戲卿耳復損餉雙鵝媿得無謂客饒無
已耶馮先生蒯緱之缺今不再彈矣隄州行奇譎
雄雉不減少陵縛鷄之作而諷時憤世北門中谷
兔爰碩鼠椒聊萋楚之旨也非足下誰能寫述哉
感惠之至敬答一首媿匪瓊玖報耳

慰劉伯玄書

仲貞竟不救疾不謂尊公睹愛子逝也慘怛奈何
足下友于之戚誠難解矣僕蓋變色于談虎者况
仲貞局修途于短日歛精光于重泉哲人云亾百
夫莫贖者哉然有賢嗣家學足承仲貞逍遙觀化
者也委順而去神理不昧必能瞑矣豈滯念于人
世耶足下洞識去來解脫纏縛彭殤椿菌修短奚
論願勿爲無益之悲也侍奉之餘日自陶遣千古
在前萬古在後樂夫天命復何疑哉莊子所謂吹

萬不同歸于太虛者天籟也吾惟靜以觀其竅不
然則定惠不生煩惱未破東南射兕西北其矢戾
孰甚焉故人所以爲足下慰者如此而已僕病齒
幾一月強食支持母論筆研卽七箸亦苦也足下
勿以相念

寄黎惟仁書

不肖孤五千里匍匐奔歸三徑盡荒松菊不存惟
夕風隕籜四壁秋蛩助我淒惻而已故人念我昨
從濠上居獲承晤合挈慍載醪意良厚矣豈哀疲

之人所克當此哉片語論心便可千古雅社宗盟
恃有足下癸亥歲孤游梁園有句云此物應難論
簪組斯文未墜憐雕鏤當年達宦總丘壤爾輩大
名同宇宙蓋中原實何李登壇今五嶺以南可使
寥寥耶夙昔從令兄長公後竊不自意並執橐鞬
所不三舍避足下者非奔走羈縻之義方秦楚外
比洽主齊盟苟貳心焉豈諸姬所以羽翼晉國哉
弃晉則周鼎何賴乎惟君其命之春中過河洛得
三小記偶有存稿然憑軾紀游叙錄古跡僅可備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二十一
輜軒所采視桃花源柳州諸篇猶千里也南榮曝
背倘一誦之方響乍擊四山皆應宗少文亦可以
坐得緜高于几席矣海寇漸逼香山之境我邑震
懼城門鍵閉護戎使者南下未見捷報母喪在殯
朝夕護視孤村蕭條伏苦枕塊視先靈爲存亡耳
足下惟自愛

答朱貞吉書

孤大任曩自汝南奔先母喪道經豫章不敢以衰
經修謁死罪死罪時豈有鉅鹿生足下詎宜以賈
子厚自况耶孤不得不能當泰也思伯還遠承朶
問爲誼至高奚必減徐穉孤叩頭哀感何已首藉
齋圖嘉貺也題染瑰麗情致繾綣風流跌宕大江
之西貞吉標鮮不可及矣山房得此豈數珊瑚木
難耶孤素羸瘠比遭禍罰摧廢益甚似無復出理
亦念足下輩神交已久未獲握談明秋擬度嶺沿
章水而下戾于西山南浦間能命匡君白鹿須客
乎報章先上亦以訂約臨江棲悶奈何奈何

答余德甫書

曩卅過南浦伏枕涕淚驛寄一疏心往之矣足下
八行致自思伯首蓓齋詩則在貞吉械內祇領何
啻拱璧芙蓉社集風骨不凡聲調迥別于鱗昔云
德甫之於李生猶士選之與獻吉氣雖未備乃有
其勢小美之下將其人焉不佞則謂河朔少年邊
隅百戰孰不能挽強絕幕然求當射雕手者幾人
德甫用晦今之飛將軍乎中軍旗鼓士選非其敵
也元美頗以不佞爲然知持論非黨耳銜恤摧心
臥病壠下貧雖不能自存齒髮凋落似無復出理
時念足下將游豫章明秋爲期布衣十日之飲其
媮快哉陳南海上計治報草草寄懷一詩聊當嶺
頭梅花耳不次

答戚都護書

手教記存百里如覲過蒙珍貺緇衣之好何以踰
之第非鄙劣所能當耳節鉞行邊軍容整暇竿牘
出境禮命勤渠方于古人陶長沙之所以臨戎劉
穆之之所以應事也比閱邸報知順義王執縛窺
邊夷部十七人獻俘欵塞雖 皇威震聳然非公

國朝文獻卷之二十一
先聲服人于萬里外寧能使其輸誠效義如是耶
此則元老壯猷功將銘鼎矣任也懷鉛握管老于
癡序睹茲盛烈卽弗克驂駕捧轡遙亦爲公鼓掌
稱快哉返答造次無以申謝轅門在望惟有神馳

答梅禹金書

信自宛陵來春且強半得尺牘二詩并白岳諸作
竹下誦之鏗然與琅玕相戛又如子晉吹笙從緱
嵩下也僕竊謂宣城自玄暉後始有足下其滔滔
自運不露風骨五言古則獨執前茅以窺漢魏七
言歌行近體直以偏師馳開元大曆諸子將兵將
將所向無前玄暉似遜其全能矣粵中綿力之人
更敢治旗鼓于敬亭左乎困暑憊甚聞有便羽率
爾勒報不揣小詩具在別幅卽未敢當梅先生敢
崛強服嶺以南哉近刻二稿小記二通并往則誠
所謂方城漢水雖衆無所用之矣一笑

寄彭穉修書

舊秋別去倏又一載疎麻莫折我懷如何聞足下
蒞官不久投劾竟歸頗駭觀聽然潔身而去果是

國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一
高致蓋諸生爲令公訟于當道誠非得已足下見
幾得夬之決斯人惡已貫盈暴于天下孰謂穉修
非陶淵明劉麟之輩行耶匡山白雲尚堪怡悅種
秫爲酒種柳爲陰奚不可哉雉噫有歌足下休矣
聊此寄慰書往神馳

答宋山人書

僕夙昔聞足下五游蹤也前年李伯承致清平閣
倡和詩廻環吟諷爲燕趙布衣之雄足下與臨清
謝茂秦黎陽盧次梗鼎立爲三耳讀襄漢吳淞諸

作暢逸悲壯何減開元大曆諸名家耶恨不得把
臂論交于霞鑣烟策間也令姪入都辱遠札知自
荊州斲還新河札中字字念不佞至矣燕石集中
書牘多戰國策士之氣傳序有西京太史之風幸
求其致可也詩生于心聲出爲韻瑣談首發此旨
善哉善哉末則每沿襲舊論近代詞人甫能操管
便高示標格敢與開元大曆諸君子對壘否耶僕
尚謂當不可掩徐昌穀談藝錄及皇甫子循之解
頤新語耳僕感足下之誼輒布腹心江陵得足下

何異子美在夔州楚志流寓傳益生山川氣色矣
明春將歸羅浮計不得與足下面晤悵如之何白
雲迢遙引領鬱結唯足下自愛

答田子藝書

別後一再奉狀然計分袂則已三年于茲矣吾丈
純明之德淵博之學著作種種海內罕儷新安士
人每幸捧轡扶轂僕從數千里相望絕塵而奔其
爲歆艷何如耶無過北來辱手記勤厚古崑出郭
二編誦之不忍釋手史記要刪序佳甚聞曾著高

漸離錯言一賦且前後諸刻帖何不見寄數于李
宛平處覽之歐生不能不饒此矣長安中昔賦五
言古詩奉贈已蒙答篇豈不謂趙壁卽再入關能
便與十五城耶一笑一笑僕于冷局雖所最宜但
久客思歸怵怵心動惟敬去後益復無聊逶迤吾
行誠非得已旦夕決自引去羅浮歸客篇足下能
無意乎知當事者以廣文館待薦剡諸文學尤急
田先生也苦寒固難堪其如題輿何謝公捉鼻恐
不免耳程价還歎勒此相報病齒不及覩縷

答朱秉器書

渝州使者持尺書去未幾卽聞轉秦臬鎮潼關此
開府地也况以詞人臨之地益重矣太華之山削
成而西方拔地五千仞李白恨不攜謝朓驚人詩
搔首問青天明公今爲地主高尋白帝何論青蓮
表西嶽者其在茲乎關吏八都辱遠札緝儀仍飶
賜秦中諸石刻琬琰盛陳寵踰庭實况佳篇見懷
玉井之花十丈西來能不使太行失色哉僕雖從
燕市游徒可作粵聲謳之豈解和車麟駟鐵小戎
無衣也報章不腆聊當疏麻惟覽教之聞部下尚
有漢唐數石別紙一一疏列知必謂賣菜傭求益
矣一笑一笑

答趙太史汝師書

陸山人來得書行行八字耳知高齋杜門日事著
述樂志於松篁而不爲松篁所繫陶情於翰墨而
不爲翰墨所沈是最收攝身心檢括精神之要妙
公所息深矣使至領教勤倦謂近世作者究銓引
濫而景意多乖氣格濁而神理未洽又謂詩之道

當師於神而不當師於詭竄以爲新奇此蓋縱橫
千古權衡一代之定論也不穀任困於章句及稍
覺悟志欲賈勇而力已疲卽竊窺一二敢望濟南
弇州之門庭乎公推獎誠大過不穀老矣將返初
服收攝身心檢括精神經世未能也夙昔所求出
世者不敢自懈餘年以負同志公何以提引而指
迷耶覽近著管子韓子序文字高古固不待論然
原夷吾之所以相非子之所以僂則知其學出於
周官出於荀卿各值其時非二子之所得已矣汝
師功在二書正訛訂謬不遺餘力不穀閉閣五日
疾讀一過平生所乙處而闕疑者一旦快然樂哉
樂哉亦欲跋一二語俟假圖之勒謝不覺覩縷更
祈訓言

答華孟達書

不佞任聞華氏有兩先生矣其人魁壘士也其文
則丘明左徒司馬遷楊雄之儔竊謂左屈揚馬代
能幾人而華氏顧兩焉及郁生則三焉江南固淵
藪才傑誰得抗衡梁溪耶自詭當吾世必不失三

子者乃足下不遠數百里飭遣使者渡江損書及詩發函展牘言言雅雋何嗜古奮往如此誠馮軾西京而上驚左屈者也竿尺先投秉心虛挹若將以不佞爲氣類可與鞭弭可從不知南粵孱力之夫壯不如人今且老矣箕踞一隅豈復能鳴劔伊吾鏖戈臯蘭哉足下伯仲諸所論著尚欲一寓目焉郁生敷言不必待後世子雲願寄聲自愛鵝湖之側將揚舲過矣爾時必賦以答足下

答瞿甲書

夫楚之多材若伍員申包胥鬬穀於菟谷永孟宗黃香蔣琬龐德公司馬徽之行業屈原宋玉庾信杜預孟浩然杜甫之文章炳於往牒矣今之楚行業文章視昔尤盛不謂身親覲見如足下也往不佞過五祖六祖道場踟躕四顧白雲幽草尚不足當其勝思馮軾一觀玄岳南衡洞庭雲夢必知有瞿氏父子矣今足下當童弁之年負穎異之質學探千古氣雄萬夫視傳記所載楚之行業文章將超乘上之不佞當吾世而得足下一何幸耶辱書

亶亶數千言謂不佞俶儻精進浮英華湛道德自
天授之與千載比跡相應勃勃英氣直將長雄一
世爲菀苑魁所以開不朽者千載矣嗟嗟不佞粵
南僂然老夫稍免箕踞椎結之習躬際 明盛不
能建德樹業謬持寸管從作者瞠然在後奚足當
推獎至意每覽誦足下論著下筆纒纒千萬言計
畫天下大事國是休戚萬姓安危錢穀盈歉士卒
堅脆河漕邊疆之安定與否若燭照龜卜又若提
諸侯王之兵決勝垓下無不以一當百而旗幟精
明部伍整暇也持此勒鴻彝鼎汗竹春秋當無難
豈董董垂空文自見哉異日者海內操觚之士曰
楚有瞿生奚但洛陽年少也行業文章一旦出楚
前諸聞人右孤歎之歌曰駢彼鳴鷓在巖山之唵
足下休矣勉旃自愛

答李本寧書

報書後久缺嗣音薊北嚴寒朔鴻飛盡也計足下
至周南已久嵩洛之勝盡入賦詠分陝以東千載
佳唱此邦二何幸耶 國家郊祀之典盛事璀璨

分合尚未定議尚待太史公還想非畱滯之地矣
足下河華諸篇俱未獲睹健步入都其束秦草以
寄我伊闕少林諸石刻何日助我游日幸毋笑歐
生饑於墨本也范鴻臚由潼關過洛肅此承動靜
嗒然隱几神與俱馳

答未孔炎書

使至奉華械疊疊若面談扇頭佳篇所以寵貺甚
厚豈直百朋而已足下家學大非西京向歆可匹
而矚然行誼河間東平以上也宛在京洛間卽萬

家邑有足下又有子厚有允治又有永叔兩家奕
世文章爾雅風教炳蔚盛矣河之南北衣冠禮樂
固已右宛不知當張平子時曾有駢軌疊跡而起
如今否耶念壬申游中原躡屩名岳鼓楫洪流今
得足下父子雖阻攀造然獲誦其詩讀其書便可
想河嵩顏色振手晨夕使曹蜍李志千百輩日進
吾前詎但奄奄泉下人乎壤絕天遥相望一笑足
解兩處瞻憶僕行且辭金馬門抽簪而南足下毋
曰真人東行幸索處士一星於羅浮滄海上也比

來燕雪寒勝洛陽寥寥袁安凍窓治報僅卷赫蹏
鑿之而已

答朱子厚書

省足下書旨綢繆鑿裁精切游覽百家之中斟酌
千載之上殆詞家法吏也顧贈篇猶爲一評事沾
沾色喜徐昌穀昔厭大理而官博士不佞舍太學
而就西曹卽一評事幸免徐昌穀見嘲終不過六
百石爲邴曼容所笑耳夫文章不朽盛事論世者
不可以雕蟲小技視詩賦也弘正嘉隆以來作者

無論三變文運與國運並昌周家卜曆觀觴豆
戶牖諸銘周召雅頌諸製足占於今已海內談詩
之儔不師古始肆凌前匠樂平淺者則譏宏大之
詞工流易者則厭陵勁之語猥以二三子筆端慣
用數十字不謂白璧微瑕輒云不材擁踵曷不思
二三子之作格正調高氣雄詞逸可易及耶又不
觀李何之騷賦樂府五七言古歌行今人能之否
耶稍學操觚便思問鼎知夷淺可習而不知河梁
之非刻也知流易可工而不知在鄒之非峻也大

都井窺何異耳食太白少陵尚蒙摘刺又何有于
二三子足下與永叔年甚少志甚遠並出上駟馮
軾中原正而奇奇而正握文藝之權以翊昌隆之
運誠旦夕望矣僕綿力之夫髮且種不俟卷甲橐
弓三舍已避辱足下推獎惟有汗顏不腆守職三
尺故在敬因一介用報宗盟知不以狎比爲疑倘
藐然以吳越夷視之亦惟足下

答方永叔書

使來得報書甚慰佳篇獎借過實發函申紙媿汗

蘇蘇下也念惟足下與子厚穎質異稟夙本天成
淵窵邃探實由學力嵩洛千年良寶幾邁方將振
鴻鷲之羽離燕雀之羣不能與傭衆伍明矣昔接
輿避世魯連辭祿君平市卜薛公賣漿仲長著論
以樂志王符勵守於潛夫蓋時也今世當虞周道
在風雅使馬卿揚雄陸機潘岳遇之必思揆藻漢
庭摘詞晉室黼黻昇平笙簧人代足下舊闕名家
一時雋士旣已潛心大業奏賦公車騁翰墨爲勳
績垂文章爲琬琰導先哲之軌途開中原之文獻

非足下而誰任哉僕之少也尚不如人顧今老矣
已甘伏櫪更可望其驤首千里與二三君子翱翔
天路乎矧足下又干將噐也其淬鋒礪鍔以奏剗
犀斷蛟之功肝膈相期持此以進

歐虞部文集卷之二十二終



卷一